

三甲医院妇产科护士医学科普能力水平的潜在剖面分析

卢吉, 罗璇, 刘莉, 瞿佳, 吴梅利洋

摘要:目的 了解三级甲等医院妇产科护士医学科普能力水平, 识别潜在类别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 于 2024 年 7 月便利选取武汉市 1 所三级甲等医院妇产科 317 名护士为研究对象, 应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医学科普能力量表进行调查。结果 妇产科护士医学科普能力总分(169.37 ± 24.76)分, 可分为低水平型(19.87%)、中水平型(53.00%)、高水平型(27.13%)3 个潜在类别。有序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不同专科、是否有参与科普活动经历、是否接受过医学科普相关课程学习是妇产科护士医学科普能力潜在类别的影响因素(均 $P < 0.05$)。结论 妇产科护士医学科普能力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且存在不同的潜在剖面特征。护理管理者应针对影响因素为护士制订并实施精准的培训方案, 从而提高护士的医学科普能力。

关键词: 妇产科; 护士; 医学科普能力; 潜在剖面分析; 影响因素; 科普活动; 护理管理

中图分类号: R473.71; C931 **DOI:** 10.3870/j.issn.1001-4152.2025.12.053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of medic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bility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nurses in a tertiary hospital

Lu Ji, Luo Xuan, Liu Li, Qu Jia, Wu MeiLiyang. Department of Nursing, Tongji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3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level of the medic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bility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nurses in tertiary hospital, identify its potential categories, and analyze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Methods** In July 2024, 317 nursing staffs in the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of a tertiary hospital in Wuhan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the general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and Medic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bility Scale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Results** The total score of medic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bility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nurses was (169.37 ± 24.76), which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potential categories: low level type (19.87%), medium level type (53.00%) and high level type (27.13%). The 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different specialties, whether nurses had participated in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ctivities, and whether nurses had received courses related to medic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we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otential categories of medic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bility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nurses (all $P < 0.05$). **Conclusion** The medic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bility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nurses is in the upper middle level, and there are different potential profile characteristics. Nursing managers should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 accurate training programs for nurses according to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so as to improve the medic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bility of nurses.

Keywords: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nurses; medic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bility;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influencing factors; popular science activities; nursing management

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深入推进, 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1]明确提出要“加强健康促进与教育, 提高全民健康素养水平”, 并将健康知识普及列为专项行动。《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21—2035 年)》^[2]也强调了提升全民科学素质的重要性, 要求通过科普工作推动全民健康素养的提升。医学科普作为健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由医疗卫生系统人员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将医学健康领域的知识、理念、技术传播给大众, 帮助其完成自我健康管理的长期性活动。在这一过程中, 医护人员的医学科普能力

对促进全民健康行为有显著作用^[3-4]。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 越来越多的医疗机构开始重视医学科普工作, 并将其纳入医院管理制度中, 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医务人员的医学科普能力, 还能促进医院从单纯的疾病治疗向健康促进职能的转变, 然而目前妇产科护士医学科普能力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仍相对不足。妇女健康是全民健康的基石, 妇女健康事业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健康主题已从生命安全守底线扩展到全面健康促发展^[5-6]。妇产科护士作为女性健康管理的直接实施者, 其医学科普能力水平对于提升妇女健康素养、促进妇女健康具有重要意义。因此, 本研究调查妇产科护士医学科普能力现况, 并探索其潜在类型及影响因素, 为提升妇产科护士医学科普能力及妇女健康水平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24 年 7 月, 便利选取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妇产科护士进行问卷调查。纳入标准: 持有护士执业资格证书; 在妇产科各专科

作者单位: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护理部(湖北 武汉, 400030)

通信作者: 刘莉, 2690583818@qq.com

卢吉: 女, 硕士, 主管护师, 护士长, lj676767@tjh.tjmu.edu.cn

科研项目: 2023 年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科研基金护理专项重点项目(2023C04)

收稿: 2024-12-25; 修回: 2025-02-25

护理临床岗位工作;自愿参与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因休假、外出学习等原因无法完成问卷的护士。本研究共涉及 12 个自变量,样本量取自变量数目的 20 倍,并考虑 20% 的无应答率^[7],至少需样本量为 300。本研究已获得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TJ-IRB202407132)。

1.2 调查工具

1.2.1 一般资料调查表 为研究者自行设计,12 个自变量涉及年龄、起始学历、最终学历、工作年限、职称、工作专科、岗位级别、是否通过课堂教学质量评估、是否通过师资培训、有无参与科普活动经历、是否接受过医学科普相关课程学习、是否有科普作品产出。

1.2.2 医学科普能力评价量表 该量表用于评估医学科普能力^[8-9],包含科普认知(5 个条目)、科普创作能力(7 个条目)、科普传播能力(8 个条目)、职业价值观与人格特征(9 个条目)、科普作品质量(10 个条目)、科普效果与反馈(3 个条目)6 个维度,共 42 个条目。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法,“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依次计 1~5 分。总分 42~210 分,得分越高,说明医学科普能力水平越高。该量表总体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34。本研究中该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82。本研究已获得该量表作者的使用同意。

1.3 资料收集方法 通过问卷星平台制作问卷,定向发布给妇产科 5 名护士进行预调查,对不能理解或有歧义的条目进行修改。最终将确定的问卷发布在妇产科护士的微信工作群内。问卷首页添加了详细的填写说明,告知被调查者研究目的、具体填写要求、注意事项以及权益,并获得被调查者知情同意。为确保问卷的完整性、准确性,问卷系统设定必填项、漏填项提醒、每个用户只能提交 1 次,以防止信息缺失或重复提交。问卷回收后,为确保数据质量及有效性,剔除作答时间小于 5 min、明显无效作答的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 317 份,2 份无效,有效应答率 99.37%。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24.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服从正态分布或近似正态分布的连续变量采用($\bar{x} \pm s$)表示,分类变量使用频数及百分比表示。采用 χ^2 检验、Kruskal-Wallis H 检验、 t 检验。采用前进法纳入自变量,根据平行线检验结果使用有序 logistic 回归分析用于探讨不同潜在类别医学科普能力的影响因素。检验水准 $\alpha=0.05$ 。应用 Mplus8.3 软件对妇产科护士在 6 个维度上的医学科普能力得分进行潜在剖面分析。分析过程中,以单一类别模型为起点,逐渐提升模型中的类别数量。通过比较不同类别模型间的拟合度指标,对分类的准确性进行评估。赤池信息准则(AIC)、贝叶斯信息准则(BIC)和调整后的 BIC(aBIC)数值越低,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越佳。

熵值(Entropy)用来衡量分类的精确度,其范围在 0~1。熵值为 0.6 意味着大约有 20% 的个案分类可能存在误差,而熵值接近 0.8 则表示分类的准确率超过了 90%。同时,模型检验采用 Lo-Mendell-Rubin 调整似然比(LMRT)和 Bootstrap 似然比检验(BL-RT),若 $P<0.05$,则说明含有 k 个类别的模型显著优于含有 $k-1$ 个类别的模型。在模型的选择过程中,还需考虑到每个潜在剖面在分类指标上的差异性,以及每个剖面应包含的个体数量(通常不低于样本总量的 10%)^[10]。

2 结果

2.1 妇产科护士一般资料 317 名护士中,年龄 21~<31 岁 62 人,31~<41 岁 188 人,41~<51 岁 51 人,51~60 岁 16 人。工作年限<5 年 24 人,5~<11 年 110 人,11~<16 年 95 人,16~21 年 36 人,>21 年 52 人。起始学历:中专 35 人,大专 56 人,本科 219 人,硕士 7 人。最终学历:本科 301 人,硕士及以上 16 人。69 人通过课堂教学质量评估;256 人通过师资培训考核;153 人表示有参与科普活动的经历;98 人参加过医学科普相关课程学习;仅 82 人有科普作品产出。

2.2 妇产科护士医学科普能力得分 见表 1。

表 1 妇产科护士医学科普能力得分 分, $\bar{x} \pm s$		
项目	总分	条目均分
科普认知	21.60 $\pm$ 3.30	4.32 $\pm$ 0.66
科普创作能力	25.85 $\pm$ 4.51	3.69 $\pm$ 0.64
科普传播能力	29.74 $\pm$ 5.78	3.72 $\pm$ 0.72
职业价值观与人格特征	39.02 $\pm$ 5.52	4.34 $\pm$ 0.61
科普作品质量	40.75 $\pm$ 8.26	4.08 $\pm$ 0.83
科普效果与反馈	12.41 $\pm$ 2.35	4.14 $\pm$ 0.78
医学科普能力	169.37 $\pm$ 24.76	4.03 $\pm$ 0.59

2.3 妇产科护士医学科普能力水平的潜在剖面分析结果及命名 本研究依次构建了 1~4 个潜在类别模型,具体的模型拟合指数见表 2。随着类别数量的上升,熵值均保持在 0.8 以上,AIC、BIC 和 aBIC 的值持续下降。然而,在 4 类别模型中,LMRT 的 P 值为 0.468,未能达到显著性水平,表明模型的拟合度不佳。虽然 AIC、BIC 和 aBIC 的值随着类别数的增加而降低,并且 4 类别模型的熵值高于 3 类别模型,但 4 类别模型中类别的概率分布区分度不高,其中类别的比例大约各占 18%,而另一个类别的比例高达 44%。结合统计分析结果和理论考量^[10],最终选择了含有 3 个潜在类别的模型作为最优的潜在剖面模型。妇产科护士医学科普能力的潜在类别特征见图 1。妇产科护士医学科普能力水平归类于各自类别的平均概率分别为 97.4%(类别 1)、96.8%(类别 2)及 96.6%(类别 3),表明本次潜在剖面分析的准确性较高。第 1 类别有 63 名护士(占 19.87%),其医学科普能力各

个维度得分最低(100~150 分),因此被定义为“低水平型”。第 2 类有 168 名护士(占 53.00%),其各维度得分处于中等水平(146~190 分),因此被划分为“中

表 2 妇产科护士医学科普能力水平的潜在剖面模型拟合指标($n=317$)

模型	AIC	BIC	aBIC	Entropy	LMR(P)	BLRT(P)	各类别概率
1	11 202.256	11 247.363	11 209.302				1.000
2	10 441.230	10 512.650	10 452.386	0.893	<0.001	<0.001	0.406 9/0.593 1
3	10 057.391	10 155.123	10 072.657	0.925	0.041	<0.001	0.198 7/0.530 0/0.271 3
4	9 883.925	10 007.969	9 903.301	0.940	0.468	<0.001	0.179 8/0.183 0/0.444 8/0.192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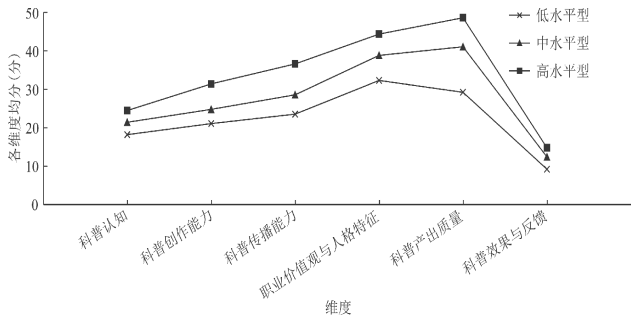


图 1 妇产科护士医学科普能力潜在类别特征

2.4 妇产科护士医学科普能力潜在类别的单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不同年龄、工作年限、起始学历、最终学历、是否通过师资培训考核的护士医学科普能力潜在类别分布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项目,见表 3。

表 3 不同特征护士医学科普能力潜在类别分布比较

项目	人数	低水平型 ($n=63$)	中水平型 ($n=168$)	高水平型 ($n=86$)	χ^2	P
职称					<0.001*	
护士	16	0	13	3		
护师	115	37	58	20		
主管护师及以上	186	26	97	63		
工作专科					0.025*	
妇产科门诊	13	5	4	4		
妇科	67	4	35	28		
妇科肿瘤	85	19	43	23		
生殖病区	27	8	14	5		
生殖中心	17	4	9	4		
产科	108	23	63	22		
岗位级别					0.005*	
规培护士	10	0	9	1		
N1	107	30	58	19		
N2	101	21	53	27		
N3	75	9	37	29		
N4 及管理岗	24	3	11	10		
通过课堂教学质量评估					6.697	0.035
是	69	10	32	27		
否	248	53	136	59		
参与科普活动经历					23.403	<0.001
有	153	19	75	59		
无	164	44	93	27		
接受过医学科普 相关课程学习					10.298	0.006
是	98	12	49	37		
否	219	51	119	49		
有科普作品产出					15.795	<0.001
是	82	6	43	33		
否	235	57	125	53		

注: * 为 Fisher 精确概率法。

水平型”。第 3 类别有 86 名护士(占 27.13%),其各维度得分最高(180~209 分),因此被命名为“高水平型”。

2.5 妇产科护士医学科普能力潜在类别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以妇产科护士医学科普能力类别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项目为自变量,经平行线检验结果显示 $\chi^2=16.170, P=0.370$,因此可采用有序 logistic 回归进行统计分析,此外拟合检验(似然比检验)结果显示 $\chi^2=64.224, P<0.001$,说明回归模型拟合良好。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4。

3 讨论

3.1 妇产科护士医学科普能力总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本研究显示,妇产科护士医学科普能力总分为(169.37±24.76)分,处于中等偏上水平。高于叶斯阳等^[9]对全日制医学相关专业本科生及研究生的调查结果,这可能与临床护士比医学生积累了更多的临床技能、知识、经验有关。王方等^[11]对河南省护理人员开展的健康科普现状调查显示,45.09%的护理人员参与过健康科普活动,而工作繁重、没有时间是阻碍护理人员开展科普工作的主要因素,其次是未接受过健康科普工作的相关培训、没有合适的平台或途径等。本研究中妇产科护士参与科普活动经历、参加过医学科普相关课程学习及有科普作品产出的比例与相关调查结果^[12-14]基本一致,呈现出参与科普活动不足、参加科普技能培训较少、科普作品产出欠缺等不足。因此,妇产科护士的科普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需要为其开展科普相关知识、科普作品制作技能的培训,并提供开展医学科普工作合适的平台及途径。

3.2 妇产科护士医学科普能力潜在类别特征分析 潜在剖面分析结果显示,妇产科护士医学科普能力存在 3 个潜在类别,分别是低水平型、中水平型、高水平型。其中妇产科护士医学科普能力主要集中在中水平型(占比 53.00%),其次是高水平型(占比 27.13%)。进一步分析发现,护士在科普创作能力维度的条目均分最低,其次是科普传播能力维度,均小于 4 分,还有很大提升空间,高水平型的护理科普人才储备不足,尤其要注意科普创作与传播能力的培养。随着网络信息技术不断发达,妇产科护士可以依托互联网,采用新媒体如各种短视频平台、各种

网络平台传播妇女健康相关科普知识^[15-21]；此外还需要学习不同科普作品创作的技能，才能让科普作品生动、形象、多元化、通俗易懂、互动性强^[22-24]，以提升科普健康教育效果。

表 4 妇产科护士医学科普能力潜在类别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项目	参照值	β	SE	Wald χ^2	P	OR	95%CI
常数							
低水平科普能力		-0.571	0.586	0.949	0.330	0.565	0.179~1.782
中水平科普能力		2.231	0.599	13.852	<0.001	9.309	2.875~30.114
工作专科							
妇科病区	产科病区	0.864	0.336	6.592	0.010	2.373	1.226~4.586
妇科肿瘤		0.677	0.302	5.025	0.025	1.968	1.089~3.561
参与科普活动经历	无	0.754	0.257	8.622	0.003	2.125	1.285~3.518
接受过医学科普相关课程学习	否	0.514	0.258	3.958	0.047	1.672	1.008~2.773

3.3 妇产科护士医学科普能力潜在类别的影响因素 通过有序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工作专科、有无参与科普活动经历、是否接受过医学科普相关课程学习是妇产科护士医学科普能力潜在类别的影响因素(均 $P<0.05$)。工作在普通妇科、妇科肿瘤病区的护士比产科护士的医学科普能力处于高水平的比例更高,这可能与妇科疾病复杂性更高、患者需求多样化、多学科协作环境、社会关注度高(如癌症防治宣传)等因素有关;此外,有参与科普活动经历及接受过医学科普相关知识培训的护士医学科普能力处于高水平的比例相对较高,这可能与有开展科普活动经历及医学科普相关知识储备的妇产科护士在科普认知、科普创作能力、科普传播能力等方面更有优势有关。有报道医院等级越高^[25]、职务为中层领导及以上^[25]、职称越高^[11-12]、女性^[12]、年龄及工作年限越长^[12-13]、人际沟通技巧越好^[13]、感知医学科普重要性和身份认同强^[26]、单位建立科普奖励机制^[11]的医护人员更愿意参与科普活动及创作科普作品,本研究未纳入部分因素分析,部分因素未呈现差异,还需进一步研究来验证。

3.4 提升妇产科护士医学科普能力的策略 为了更好地为广大妇女开展高质量医学科普工作,根据目前公立医院科普工作存在的不足^[3, 27],护理管理者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充分了解妇产科护士作为科普实施者的科普能力素养现况及科普能力提升需求,以及科普受众即广大女性的健康信息需求,从而达到精准传播医学科普的目的;其次,在妇产科护士队伍中,通过制订并开展科普能力提升培训课程,营造积极开展医学科普的良好氛围,打造各专科医学科普微环境,塑造护士个人医学科普内环境,强化妇产科护士主动科普意识及能力,储备专业的医学科普护理人才,组建医学科普护理专家库,从而打造一支高水平科普团队,不断产出有专科护理特色的医学科普作品;最后,在妇产科内可形成医学科普工作激励机制,为开展医学科普工作的护士提供鼓励、支持和保障。

4 结论

本研究发现妇产科护士医学科普能力存在 3 个潜在类别:低水平型、中水平型、高水平型。此外,不同专科、有无参与科普活动经历、是否参加医学科普相关课程学习是影响妇产科护士医学科普能力的关键因素。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首先,便利抽样及单中心调查可能会导致研究结果存在选择偏倚且不具代表性,影响结果的普适性,未来研究可进行多中心横断面大样本调查;其次,本研究仅采用护士自评方式评价医学科普能力水平,这可能导致结果有偏差,未来研究可增加护理管理者评价、护士间互评、患者评价以及客观考核等,以更全面地评估护士科普能力水平;此外,妇产科护士医学科普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不全面,今后研究可探讨护士的个性特征、工作压力、工作环境、工作强度等对其医学科普能力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EB/OL]. (2019-07-15) [2024-11-25]. https://www.gov.cn/xinwen/2019-07/15/content_5409694.htm.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21-2035 年)[EB/OL]. (2021-06-25) [2024-11-25].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6/25/content_5620813.htm.

[3] 周阳文,周亮,郑源. 基于健康科普相关政策对我国公立医院健康科普工作的思考[J]. 江苏卫生事业管理,2023,34(6):817-821.

[4] 傅谭娉,陈明雁,董琳,等. 以学科建设模式开展医学科普工作[J]. 中国健康教育,2019,35(5):470-473.

[5]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贯彻 2021—2030 年中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的实施方案[EB/OL]. (2022-04-09) [2024-11-20].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4/09/content_5684258.htm.

[6] 高越. 妇女健康教育水平持续提高数据整体呈现进步趋势[N]. 中国妇女报,2024-01-06(3).

[7] Kelley K, Maxwell S E. Sample size for multiple regression: obtaining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that are accurate, not simply significant[J]. Psychol Methods,2003,8(3):

305-321.

[8] 张茜,卢泽锋,叶斯阳,等. 基于 Delphi 法的医学生医学科普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J]. 中国公共卫生管理, 2023,39(6):807-811.

[9] 叶斯阳,张茜,卢泽锋,等. 医学生医学科普能力评价量表的编制及信效度检验[J]. 广东医科大学学报, 2023, 41(5):498-503.

[10] 王孟成,毕向阳. 潜变量建模与 Mplus 应用:进阶篇[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40-50.

[11] 王方,刘蕊,王孟妮,等. 河南省护理人员健康科普工作现状调查[J]. 河南预防医学杂志, 2022,33(9):700-704.

[12] 邢斌. 呼吸专科医生参与医学科普现状及能力提升需求调查研究[J]. 江苏卫生事业管理, 2024,35(1):121-125,132.

[13] 张世怡,李文玲,刘子贤,等. 吉林省二级及以上医院医护人员健康科普工作开展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健康教育, 2023,39(1):86-90.

[14] 刘昱辛,张艺霏,卢婧芬,等. 医学生开展科普工作的现状分析及对策[J].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2020, 18(12):6-7.

[15] 徐灵莉,蒋娟,徐晨寒,等. 基于“互联网+”模式下肿瘤康复科普教育体系构建及应用[J]. 重庆医学, 2021, 50(14):2446-2449.

[16] 王慧. 探析女性健康科普短视频的叙事策略[J]. 科技传播, 2023,15(24):142-144.

[17] 李馨予. 以“互联网+”新型科普教育改善医院孕妇学校工作[J]. 经济师, 2020(6):238-239.

[18] 曾少云. 基于互联网科普的健康教育在产科中的应用分析[J]. 当代护士, 2021,28(6):178-180.

[19] 雷丹琼. 基于网络媒体的妇产科医学知识的科普传播[J]. 传播力研究, 2017,1(8):250.

[20] 张煊,王珏,沈艳,等. 女性生殖健康教育在微信公众平台的应用分析:以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为例[J]. 科普研究, 2019,14(1):59-63.

[21] 车畅. 新媒体时代医疗健康科普的传播与管理策略研究[J]. 科技传播, 2023,15(23):13-16.

[22] 曹杨,莫秋洁,王亦玲,等. 原发性痛经的中医诊疗科普动画设计与制作[J]. 计算机时代, 2018(9):59-61.

[23] 邓贵华,刘开荔,邱小雯,等. 药学科普干预对阴道炎患者用药认知情况及宣教效果调查[J]. 今日药学, 2023, 33(10):765-769.

[24] 吴彰. 科普政策对科普公共服务影响研究[D]. 西安:长安大学, 2023.

[25] 洪玮,韩晔,胡洋,等. 2022 年北京健康科普专家现状及其开展健康科普媒体宣传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健康教育, 2023,39(6):504-508.

[26] 叶曼纯,卢泽锋,叶斯阳,等.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医务人员医学科普参与意愿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现代医学, 2024,52(12):1843-1849.

[27] 朱亚兰,武敏,刘红梅,等. 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科普工作面临的挑战与对策[J]. 中国卫生质量管理, 2024, 31(1):80-83.

(本文编辑 赵梅珍)

(上接第 42 页)

[9] Abdollahi A, Prasad K D V, Abdelrasheed N S G, et al. An investigation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 body compassion, social physique anxiety and physical appearance perfectionism in young people from Iran[J]. J Eat Disord, 2023,11(1):90.

[10] Sebri V, Durosini I, Pravettoni G. How to address the body after breast cancer? A proposal for a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focused on body compassion[J]. Front Psychol, 2023,13:1-6.

[11] Van Niekerk L M, Bromfield H, Matthewson M.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correlates of self and body compassion in women with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J]. J Health Psychol, 2022,27(11):2566-2580.

[12] Beadle E S, Cain A, Akhtar S, et al.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Body Compassion Questionnaire[J]. Health Psychol Behav Med, 2021,9(1):951-988.

[13] 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脑血管病学组. 中国急性缺血性卒中诊治指南 2023[J]. 中华神经科杂志, 2024,57(6):523-559.

[14] 吴明隆. 问卷统计分析实务:SPSS 操作与应用[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184-236.

[15] 吴明隆. 结构方程模型:AMOS 的操作与应用[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39-58.

[16] 王晓娇,夏海鸥. 基于 Brislin 经典回译模型的新型翻译模型的构建及应用[J]. 护理学杂志, 2016, 31(7):61-63.

[17] Willis G B, Artino A R Jr. What do our respondents think we’re asking? Using cognitive interviewing to improve medical education surveys[J]. J Grad Med Educ, 2013,5(3):353-356.

[18] 陈健,燕良弼,周丽华. 中文版自悯量表的信效度研究[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1,19(6):734-736.

[19] 张晨,周云仙. 我国护理测量工具文献中内容效度指数应用误区分析[J]. 护理学杂志, 2020,35(4):86-88;92.

[20] Bland J M, Altman D G. Statistical methods for assessing agreement between two methods of clinical measurement[J]. Lancet, 1986,1(8476):307-310.

[21] 李灿,辛玲. 调查问卷的信度与效度的评价方法研究[J]. 中国卫生统计, 2008,25(5):541-544.

[22] Connelly L M. Cronbach’s alpha[J]. Medsurg Nurs, 2011,20(1):44-45.

[23] Omari B, Riash S A, Arfat A, et al. Assessing th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body image percep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lestinian women undergoing breast cancer treatment: a cross-sectional study[J]. BMC Womens Health, 2024,24(1):565.

[24] Van Niekerk L M, Dell B, Johnstone L, et al. Examining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self and body compassion and health related quality of life in people diagnosed with endometriosis[J]. J Psychosom Res, 2023,167:111202.

(本文编辑 黄辉,吴红艳)